

辽恩卡流浪记

班台莱耶夫 著



辽恩卡流浪记

〔苏〕班台莱耶夫 著

家 骥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Л. ПАНТЕЛЕЕВ
ЛЕНЬКА ПАНТЕЛЕЕВ

据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63年版译出。插图作者哈尔凯维奇。

辽恩卡流浪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一) 厂 印 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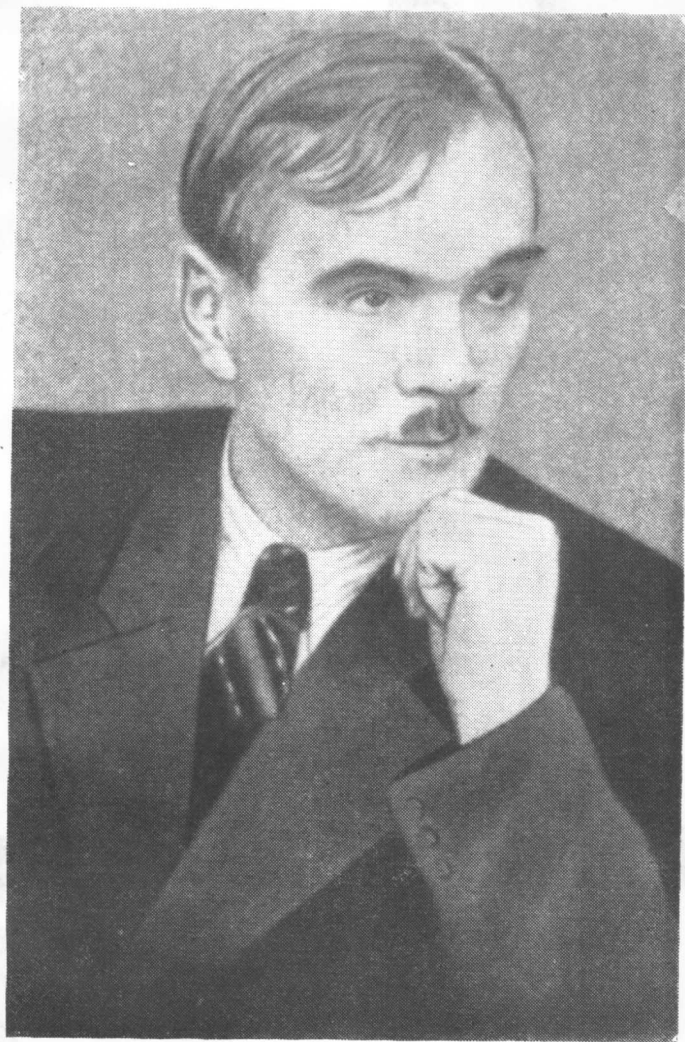
字数312,000 开本787×1092毫米¹/₃₂ 印张16⁵/₈ 插页6

1983年5月北京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6,000

书号10019·3112

定价1.00元



作者像

这个冬日，两个孩子整天都很不走运。他们在城里游荡了一天，就在回家的时候，顺路走进细木工胡同一座多层大楼的院子里。这个院子同当时彼得格勒所有的院落大同小异，都是光线暗淡，处处积雪，堆满了木柴……晦暗的电灯光在少数窗户里闪亮；象膝盖一样弯曲的烟筒，东一个西一个地从通风的小窗里伸出来；寂寞的、浅灰色的烟云从烟筒里向黑暗中逃逸，烟云里夹杂着星星点点的小火花儿。周围静悄悄的，没一个人影。

“咱们上楼梯那儿瞧瞧去，”辽恩卡提议说。他说话有些大舌头。

“咳，得啦，”沃尔科夫气急败坏地皱着眉头，说，“怎么，你没有瞧见？那儿黑得简直跟锅底一样。”

“还是去瞧瞧吧，啊？……”

“好吧，去就去呗。一块瞅瞅去。”

他们登上了黑暗的楼梯的最上层。

果然不出沃尔科夫所料：什么也没捞到手。

他们慢慢几下着楼梯，在黑暗中探摸着冰冷的铁栏杆，碰到了覆着一层厚霜的墙壁上。他们划了几根火柴照

亮儿。

“真见鬼！”沃尔科夫抱怨着说。“这帮下流坯！住得象……我说不上来……象什么萨莫耶德人^①似的。整座楼梯有一盏小灯也好嘛。”

“你一瞧！”辽恩卡打断了他的话，“那边怎么有亮啦！……”

刚才，他们上楼梯的时候，下边的整个楼梯都是黑漆漆的，可是现在，那儿闪着微弱的亮光，有盏大肚子小炭精灯象一个吹燃了的小煤块似的在隐约闪烁，若明若暗。

“站住，等一等！”沃尔科夫抓住辽恩卡的一只手，小声说了一句，并透过栏杆往下瞧。

从一个普通的单扇门（一般住宅没有这样的门）里，传来水笼头放水的哗哗声。单扇门的门鼻上挂着一把明晃晃的大锁，钥匙插在锁眼里，大锁还在微微摆动着。这两个孩子站在上边的楼梯台上，弯着身子，俯在铁栏杆上朝下面张望。

“辽恩卡！对着上帝发誓！值五千万卢布^②，不会再少的！”沃尔科夫激动地小声说。辽恩卡还来不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他的伙伴就从铁栏杆那儿冲下去，跳过十几磴台阶，一边奔跑，一边哗唧一声顺手摘下大锁，朝院子

① 萨莫耶德人是苏联极北方寒冷地区涅涅茨人、恩加那善人和艾涅茨人的旧称。

② 当时由于连年战争，物价上涨，卢布贬值，所以东西很贵。

奔去。辽恩卡也想照样跟着他冲下去，这时，那个单扇门吱扭一声打开了，从门里蹦出一个系着三角头巾的红脸蛋的胖女人。她看见大锁没有了，便双手抓住几秒钟前还挂着锁的地方，野声野气地尖叫起来：

“天哪！我的亲人哪！救命啊！”

事后，辽恩卡毫不留情地责骂了自己所犯的这个错误：胖女人跑到院子里，可是他呢，没有跑到上边去躲在楼梯上，却急急忙忙跟在胖女人后面跑出去。

辽恩卡奔到院子里，差一点儿撞到胖女人身上。他装出一副沉着而镇静的面孔，用殷勤的声调问道：

“太太 请问出了什么事儿？”

“锁！”胖女人还是用刚才那种粗野、拚命的叫喊声回答。“狠心的东西把锁偷走了！”

“锁？”辽恩卡惊讶地说，“给偷走了？您说什么来着？我看见了……说实话，看见了。有个孩子把它摘下来了。我还以为那是您的孩子呢。说真话，我的确以为那是您的小孩哩。对不起，我去抓住他，”他满口奉承地建议说，同时想推开胖女人，马上窜到大门口。胖女人已经准备放他走了，可是突然醒悟过来，一把抓住他的袖子，大喊起来：

“不，小兄弟，站住，等一等！你是谁？啊？你是从哪儿来的？八成是你们一块偷的！……啊？你说！是不是一伙的？！”

她把脑袋向后再一仰，仍然用象消防水龙一样强劲、深

沉的嗓音嚎叫道：

“救一命一呀！”

辽恩卡企图挣脱出来。

“对不起！”他嚷叫着。“您怎么敢这样？放开我！……”

可是，通风小窗和房门砰砰咣咣地都打开了，人们已经从街上和院子里跑过来。而且有一个欢天喜地的声音叫道：

“逮住了一个小偷！”

辽恩卡明白他是跑不掉了。人群围住了他。

“哪个是小偷？在哪儿？”周围的人们乱哄哄的。

“就是这个吗？”

“偷了什么东西？”

“把锁拧了。”

“钻到洗衣女工那里去了……”

“偷了很多东西吗？啊？”

“小偷什么样？让大家看看。”

“就是这小子吗？翘鼻子？”

“哈——哈！这就是他们哪，——请看哪，——这些革命的儿童！”

“揍他一顿！”

“揍这个小偷！”

辽恩卡把脑袋缩到肩膀里，微微弯着身子。不过没有任何人动他一指头。胖女人——锁的主人牢牢地抓住这孩子

的旧短皮大衣的领子，紧挨着他的耳朵上边嗡嗡叫嚷：

“你难道不认识偷锁的这个人吗？难道说你不知道？啊？这是你的同伙吧？是不是？”

“您胡说些什么！根本不沾边！”辽恩卡大声说。

“撒谎！”人们嘁嘁喳喳喧嚷起来。

“瞧他这两只眼，——一看就知道是撒谎！”

“把他送到民警局！”

“送到段上去！”

“送警备司令部！”

“请吧，请吧。太好了！咱们上民警局，”辽恩卡高兴了。“你们怎么啦？请吧，咱们走哇。到民警局就可以查清楚，我是不是小偷。”

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如此。根据他的痛苦的经验，他知道不论在民警局多么糟糕，可是毕竟比在狂怒的人群手里好一些，安全一些。

“你最好指出你的同谋犯，”有个女人说。“说了我们就放你。”

“你们还想怎么样！”辽恩卡冷冷一笑。“指出同谋犯！好吧，咱们走……”

虽然那个胖女人依然紧紧抓住他的衣领，他却是头一个朝大门口走去。

大约十来个人领着他上民警局。

辽恩卡坦然地走着，他脸上没有露出一丝破绽，——他的面孔天生带有一种阴沉的神情，此外，在他生下来的十

四个年头里，他经历的事情是那么多，他还没有遇见过有什么意外的事儿能使他特别激动或不安。

“好吧。没关系。不管怎样我都要逃出去。”他心里琢磨着，嘴里吹着口哨，满不在乎地把两手伸进旧短皮大衣的口袋里。

他摸着口袋里有个什么硬东西。

“啊，刀子，”他想起来了。

这是一把又长又薄的切香肠的刀子，很象三棱匕首。每逢他和沃尔科夫在有钱人家的讲究的楼梯上拧枝形吊灯架和罩子的时候，他们就用这把刀子代替改锥。

“应当扔掉，”辽恩卡心里盘算，开始小心地割开口袋里子，然后把刀子送进划开的洞里，将它抛掉。刀子悄没声儿地落到厚厚的积雪中。辽恩卡轻松地喘了口气，可是立刻明白了，这一下他彻底倒了霉。一个押送他的人在他背后说道：

“妙极了。一把小刀。”

大家都停下来。

“什么事？”大锁的女主人问。

“一把小刀，”那个人重复了一句，拾起那把切香肠的刀子，仿佛抓住了一件战利品似的。“看见了吗？这个坏蛋扔了一把小刀！一件罪证！……这些恶棍，说不定是去杀人的……”

“——‘老天爷呀！’——一个强盗！”一个瘦削的女人尖叫了一声。后来才坐下的，几个……

这一行人加快了脚步。原来他们送的不是一个偶然作案的小偷，而是一个携带武器的强盗——这个念头增加了这些人的自豪感。现在他们行进着，洋洋得意地微笑着，不住地看看稀稀落落的行人。那些行人呢，一见他们就在人行道上站住，目送着这个小小的行列。

民警局的木栅栏里面，坐着一个身穿带边条的红军军便服的人。那人的脑袋上空点着一盏带绿铁罩的灯。大栅栏前面站着—一个戴着镶着红盾帽徽的布琼尼^①盔形帽的民警和一个穿毡靴的姑娘。民警和姑娘中间的地板上放着一只装着葵花子的篮子。姑娘在嘤嘤哭泣，民警一边晃动着—自己手里的红警棍，一边说：

“简直把人累死了，局长同志。把她撵走，她又来了。把她撵走，她又来了。今天，您也许不信，我从人行道上赶走她八次。那些人真没良心，那些个私人资本家……”

民警绝望地挥动了一下警棍，局长用他那疲倦而冷漠的眼神瞧着姑娘。

“有许可证吗？”他问。

姑娘的哭声更大了，伤心地哀号起来：

“不——不……我不敢了，叔叔……我说的是真话，不敢了……”

① 布琼尼（1883—1973），苏联元帅，著名的骑兵统帅。他戴的帽子在当时很流行。

“父亲还在吗？”

“被杀害了……”

“母亲工作吗？”

“没有工作……已经三个多月了……”

局长思索了一下，用手掌擦了擦额头。

“嗯，走吧，得啦，”他闷闷不乐地说。“走吧，私人资本家。”

姑娘仿佛听到了一声命令似的，顿时停止了哭泣，精神一振，抓起篮子就朝大门飞跑。

押送辽恩卡的一个人走到木栅栏跟前。

“请原谅，局长，我可以谈谈吗？”

“什么事呀？”

“我们逮了一个杀人犯。”

局长眯缝起眼睛，瞅着辽恩卡。

“你就是杀人犯吗？”

“这也是他们捏造的，”辽恩卡冷笑了一下。

可是做了记录。五个人在记录上签了字。他们留下了物证——一把刀子，互相推碰了几下，就走了。

辽恩卡被带到木栅栏跟前。

“喂，招认吧，小家伙，”局长说。“你跟谁一起干的，说！”

“哎呀，同志！……”辽恩卡松了一口气，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站起来，”局长皱起眉头。“你别想抵赖。不成。

你跟谁？你在楼梯上干什么？为什么把刀子扔了？”

“我没有扔，刀子自己掉下去的，”辽恩卡回答得很愚蠢。“您干吗呀？真的要折磨一个没有罪的人吗？为了这可要审判你的。”

“我就要审判你！搜查他！”局长喊了一声。

两个民警搜查辽恩卡。找到一块不太干净的小手帕，一段粉笔，一把小梳子和一把钥匙。

“你身上带这个干什么？”局长指着那把钥匙，问道。

辽恩卡自己也不清楚，他干吗要带把钥匙，甚至也不知道这把钥匙怎么会落到他的口袋里。

“反正我不再回答您的问题了，”他说。

“你不回答了？真的？嗯，好吧。等一等。别着急……契斯恰科夫，”局长转身对一个民警说，“送到牢房去！”……”

拿警棍的那个民警抓住辽恩卡的肩膀，顺着黑洞洞的走廊领他到什么地方去。到了走廊尽头，民警站住，用钥匙打开一扇包着铁皮的小门，把辽恩卡推进去，锁上门走了。他的脚步声起先很响，随后逐渐沉寂下去。

辽恩卡独自留在黑暗的牢房里，看着他所熟悉的监狱窗框的简单的花格，窗格外是渐渐隐没的冬天的落日，这时候，他那假装出来的勇气立刻消失。他坐在木条凳上，垂下脑袋。

“这一下可逃不了啦，”他心想。“没办法了。全完啦，学校里大伙都会知道的……妈妈也得知道啦。”

牢房里静悄悄的，只有一只耗子在屋角的没升火的炉子底下闹腾。孩子把头垂得更低，啜泣起来。他哭了很久，后来躺在长凳上，把脑袋包在旧短皮大衣里，决心睡着。

“说什么我也不承认，”他想道。“他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随他们出什么点子，可我就是不承认。”

板凳硬邦邦的，旧短皮大衣又破又薄。辽恩卡翻了个身儿，细想了一下：

“倒也不错，幸亏是我落网了，而不是沃夫卡。他如果倒了霉，马上就会一五一十都说出来。他没有个坚强劲儿，老手也白搭……”

转眼工夫，他又觉得委屈：沃尔科夫倒溜掉了，扔下了他。此刻，他躺在漆黑而冰冷的牢房里，可是沃尔科夫大概已经回到家中，吃饱喝足了，躺在床上读着爱伦·坡^①或者亨利希·显克微支^②的什么作品。而辽恩卡家里呢，已经慌乱不安起来。妈妈下了班，摆上菜，坐在那儿织袜子，不时看看表，不断叹着气。

“辽申卡怎么还不回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上帝保佑啊……”

辽恩卡开始可怜起妈妈来。他又想哭。因为流了眼泪

① 爱伦·坡（1809—1849），美国作家，著有《厄舍古屋的倒塌》等，被称为西方侦探小说的创始人。

② 显克微支（1846—1916），波兰作家，著有《你往何处去》、《十字军骑士》等作品。

会使他感到心里轻松一些，他尽量哭得时间长一点。他回想起他的最可怕和最痛苦的生活里发生过的一切，同时也回想起他经历过的、而且一去不复返的美好的事儿，想起这些事儿他也想哭，不过为这些事他哭起来痛快，舒服，不难受。

……那时候，还没有电灯。不错，在大街上，在商店里，在豪华的住宅中，每天晚上已经有梨形的白色“经济”电灯在闪闪发光了，但是，在辽恩卡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却很久以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顶棚下面挂的还是古老的煤油灯。这种灯样子又粗笨，又沉重，它们靠着装满铁砂的大生铁球在滑轮上拉上去放下来。有一次，住宅里所有的灯忽然都升降失灵……原来每个铁球上都有一个小窟窿，铁球里的铁砂都从小窟窿里跑到辽恩卡的裤兜里了。失去了铁砂，生铁球好似孩子们玩的气球一样晃悠起来。为了这件事，父亲把辽恩卡抽打了一顿。这是父亲第一次抽打他，也是最后一次。父亲抽打他用的是麂皮吊裤带。随着每一下抽打，父亲的手越来越重。

“还敢不敢了？”父亲吼叫着。“还敢不敢？你说，敢不敢啦？”

泪水象小河一样顺着辽恩卡的脸往下淌，泪水似乎从眼里，从鼻子上，从口中往下淌。辽恩卡仿佛泥鳅似地扭来扭去，他被父亲的双膝夹得喘不过气来。他不住地叫道：

“好爸爸！噢，好爸爸呀！噢，亲人哪！”

“敢不敢了？”

“敢！”辽恩卡回答。

“敢不敢了？”

“敢！”辽恩卡回答。“噢，好爸爸！亲人啊！…敢！敢！……”

保姆在隔壁房间里给辽恩卡的妈妈喝水，听见这边的闹声，连连唉声叹气，不停地画着十字，一边还念叨着：

“辽恩卡身上附着一个魔鬼，没错儿”。可也是这个保姆，她深深相信，辽恩卡的父亲身上也附着一个“魔鬼”。那就是说，这一次，当父亲抽打辽恩卡的时候，两个魔鬼发生了冲突。最后，辽恩卡身上的魔鬼占了上风。父亲算是服了儿子的倔强和固执，从此再也不用皮带抽他了。父亲常常抽打小儿子瓦夏，甚至有时候还轻轻打几下“小猴子”辽莉亚。几个孩子都常挨打，父亲的手很重，脾气也不好。但是，从此以后他再也没碰过辽恩卡一下。

……父亲改变了做法：冬天的晚上，晚饭给孩子们喝冷牛奶汤。这种汤很糟，难以下咽。（至今辽恩卡一想起它还厌恶万分。）

瓦夏和辽莉亚的胃口都非常好。他们急急忙忙喝完自己的一份，然而辽恩卡的汤几乎还是满盘没动。

父亲放下了报纸。

“你为什么 not 喝，磨蹭什么？”

“我喝不下去。不想喝……”